

主编 / 季羨林

赋得三十五年早春

吴小如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赋得三十五年早春

吴小如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赋得三十五年早春 吴小如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吴小如】本名吴同宝，曾用笔名少若。古典文学研究家、戏曲评论家、教授。原籍安徽泾县茂林，1922年出生于哈尔滨一个书香门第。“九·一八”事变后，于1932年随全家人关，迁居北平。1935年毕业于北平私立育英小学，随即升入育英中学，正值“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秋转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1941年白天津私立工商学院附中升入该校商科会计财政系。1943年起先后在天津私立达文中学、志达中学、圣功女中等校教国文。抗战胜利后，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肄业。在北大学习期间，曾在沈从文先生主持和介绍下编过当时华北日报的《文学副刊》。

1949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在天津津沽大学（今河北大学）中文系任教员。1951年秋到燕京大学国文系任助教。1952年大专院校合并调整，留北大中文系任讲师。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1982年末调到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任教授。1991年退休。

抗战胜利后，即在京、津报刊发表书评，对一些现代文学作品进行大胆评论，敢于直言不讳。还写有不少

散文、戏曲评论，并从事翻译工作，译有英美短篇小说和《巴尔扎克传》等。

建国以来，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5年出版了《中国小说讲话及其它》，以后又有《古典小说漫稿》和《仙、说论稿合集》（合著）等书问世。对古典诗词也颇有研究，先后著有《诗词札丛》、《古典诗歌习作与欣赏》、《古典诗文述略》等专著。他写的评论《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获1991年北京大学报荣誉奖。

吴小如自幼喜好中国传统戏曲，从三四岁开始听唱片，五六岁便随家人外出看戏。十三四岁即学写剧评，二十岁前后开始用“少若”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有关戏曲评论的文章。全国解放后，陆续写有大量剧评，集中收入在《台下人语》、《京剧老生流派综说》等著作中，后汇集为《吴小如戏曲文录》（1995年北大出版社出版）。1996年，《吴小如戏曲文录》一书荣获北大优秀文化著作奖。

吴小如博览群书，著述颇多。先后出版的其他著作主要还有《读书丛札》、《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古文精读举隅》、《书廊信步》、《读书拊掌录》、《今昔文存》、《心影萍踪》等等，均有精到的见解。

此外，吴小如秉承家学，对书法也有较深造诣。

1992年2月，吴小如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并负责主编文史馆《诗书画》丛刊。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顾问、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燕京学报》常务编委。

目 录

作者小传	(1)
赋得三十五年早春	(1)
教授与烟斗	(3)
听父亲讲《孟子》	(7)
听父亲讲唐诗	(10)
育我青春十五年	(13)
学林漫忆	(16)
北大的学风与我的治学	(23)
我的读诗	(27)
略谈古代小说鉴赏	(30)
我怎样分析小说	(38)
读小说要触类旁通	(41)
“知识私有”与公开剽窃	(46)
读巴金《还魂草》	(50)
读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	(53)
书评难写	(57)
为散文呼吁	(60)
《吴玉如书法集》前言	(66)

赋得三十五年早春

——和俞平伯先生作

春的颜色自好，所谓“春草明年绿”，又所谓“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然而又是“去年春恨却来时”矣！倒不是为了陌头柳色，悔不封侯；只是“封侯”者多，真正有功而“侯”者少耳。

一般人都以为春到人间，而后人间即春矣；其实不然。风尚有雄雌之判，况此一个堂堂季节乎？人总爱牢骚，春日尤甚，这不过是牢骚罢了。

有人说：“物价高了。”夫诗以穷而后工，予岂畏穷耶？何况这本不算高。即以法币一万元买东西，贵得不得了，计之以美金，仅*3.33元耳。如果这东西价格涨到法币两万元，而美金行市亦随之而涨，岂不倒更贱了么？

有人说：“建国太难。”当然是难，可是正无庸杞忧。孙中山先生的话极是：“知难行易。”要在“行”与“不行”耳。千里之途，始于跬步，进，吾往矣。

有人说：“失望了！”当然失望之来，基于希望。人亦孰不有希望？可是您别奢望，奢望即自己骗自己。“人必自悔而后人悔之。”《礼记·大学篇》：“勿自欺也。”中国人一

赋得三十五年早春

向站在两条阵线的交叉点：一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是“乐夫天命复奚疑。”您瞧着办可也。

有人说：“……”不说吧。

反正春是来了，她自会悄不声地走。然后葱茏密茂，夏天了！然后秋收冬藏。再一开春，又是一片光辉灿烂也么哥！

不知哪个女孩子在哼流行歌曲。

听也听不清；走近了，问她——

答：“歌名是《恨不相逢未嫁时》。”

“词句呢？”

“你为我留下一篇春的诗，却教我年年寂寞过春时。”

.....

“.....”

家君昔有《虞美人》一阕，钞在此，算作结尾吧——

“村花陌柳年年好，人向春前老。无边春色好谁家？弹泪东风送不到天涯。世间哀乐畴能赋，一夜红楼雨。风华莫恋眼中新，堕溷飘茵都是梦中身！”

1946年2月20日写

教授与烟斗

教授叼着烟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闻一多先生的遗照。抗战期间我生活在沦陷区，没有到过昆明，因此无缘与闻先生接触。在我的师辈中，如朱自清、俞平伯、游国恩、沈从文诸先生，有的只吸纸烟，有的根本不吸烟，像废名先生更是反对吸烟，连学生吸烟都不敢当着他的面。只有朱光潜先生是吸烟叶、叼烟斗的，但我不是学外文和美学的，同朱先生接触不多，不敢妄自攀附，也不了解朱老平时吸烟的习惯，这里就不谈了。

1952年全国各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师生合并到北大来，教师队伍中有三位先生是经常叼烟斗的，按年龄排列，则是吴组缃先生、王瑶先生和朱德熙先生。这三位先生同我共事都在四十年以上，今天他们都已成了古人，回忆一下他们吸烟叶、叼烟斗的神情形态，也算是对他们的悼念吧。

组缃先生长我十四岁，是我出了五服的同宗，但辈分比我大得多。院系调整之初，包括课堂上听课的学生，望见组缃先生威仪棣棣的庄严神态，都存有敬畏之心，连我这年轻教师也不例外。久而久之，才发现他是一位貌似严

肃，心实慈祥的长者，只是嫉恶如仇，不说假话，待人不虚与委蛇，才使人由敬生畏。组缙先生从不轻易赞许别人，直到晚年，有的学生写了书请他作序或题辞，他仍不随便动笔。而对于我这同族晚辈，感情却日益深厚。每逢家乡托人带来茶叶，他知我也是嗜茶者，总让学生顺路送一部分给我。我有时买一点小礼物或补品去看望他，他并不推辞，却总说所买的东西太昂贵了，破费太多。我写了书送他，求他指教，他总是认真阅览，然后指出优缺点，不过往往有溢美之辞。在学生面前，他总是为比他年轻的同行们代树威信，为他们说恰如其分的好话，对我更不例外。别人我不清楚，只就对我的揶揄或批评，褒或贬而论，有学生把话传到我耳中，我感到句句是由衷之言，不虚夸，不苛责。几十年来，敬他的心与日俱增，畏惧心理却早为亲切交谈和推心置腹所取代了。

组缙先生晚年已不吸烟，但在十年浩劫以前，烟斗是不离“手”的。每次在同他一起开会或谈话时，尤其是在他书房里做客，总看到他手上拿着烟斗，不停地在做吸烟前的准备工作。那就是，用细细的纸捻儿慢条斯理地向烟斗的小孔中缓缓插入，经过转动，再一点点拉了出来，为的是把里面烟油擦净。事实上，抽一次烟叶不过几分钟的事，而擦烟油的工作几乎要用一整天。组缙先生的烟斗花样繁多，都在书桌上陈列着，吸烟时轮番取用。因此搓纸、捻擦烟油的工作仿佛永远做不完。他吸用的烟叶皆属上品，味道芳香，在座的人遇到组缙先生吸烟，总会嗅到各种各样的烟叶香味，而不觉得烟雾呛人。

所以主瑶先生常说：“我吸烟是自己过瘾，而吴组缃吸烟是供别人品尝的。”

如果组缃先生的烟斗是常不离“手”，则王昭琛先生（王瑶字昭琛）的烟斗则是永不离口的。1971年北大中文系不少师生住到密云县郊农村“开门办学”，老教授们均与学生“三同”。跟昭琛住在一室的学生们是这样形容他的：“王瑶老师除睡觉外，一天到晚总叨着烟斗，连洗脸时也不把烟斗拿开。”我听了感到奇怪，便问学生：“那他怎么用毛巾擦脸呢？”学生答（当然是夸张的说法）：“王瑶老师在擦左边面颊时，把烟斗歪向右唇角叨着；等到擦右边时，再把烟斗推到左唇角。宁可有的地方毛巾揩不到，也不肯拿开烟斗。”在我同昭琛先生几十年的交往中（住“牛棚”期间除外），确是无时无刻都会见到他叨着烟斗在吞云吐雾。

组缃先生和昭琛先生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除吸烟叶外都嗜饮茶。不过组缃先生总是饮他从家乡皖南寄来的绿茶（我亦如此），而且都属佳品名茶（他往往把几种茶叶混合在一起沏了品尝，我戏呼之为“鸡尾茶”）；昭琛则只喝茉莉花茶。昭琛有糖尿病，一天要饮十几磅茶水。每天从下午到午夜，不论有客与否，他总在沙发前的长条案上陈列着若干碗茶水，一碗一碗不停地灌下去。总之，他一面用力吸着烟斗，一面不停举杯饮茶，已成为他几十年来的惯例。所以很多熟人都听过他常说的一句笑话：“我一年到头都在水深火热之中。”

朱德熙先生也是一直用烟斗吸烟叶的。他吸烟时比较

注意风度和姿态，很带洋绅士气派。如果说，组绀先生是以纸捻通烟斗为习惯动作，昭琛是以烟斗不离口为特殊风貌，那么，德熙最习惯的动作则是不停地划火柴，不停地点烟斗，一口口不停地吸烟。不过他爱一面聊天一面吸烟，不等谈话划句号时烟叶就熄灭了，于是便继续划火柴，继续点燃烟叶，继续一口口地吸。如此周而复始，直到客去为止。

如今，这三位名教授都已做古，他们的逝世，不仅是北大的损失，不仅是学术界的损失，不仅是青年学子的损失，主要的更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损失。至于我本人失去了良师益友，反倒是区区小焉者也。值得警惕的是：昭琛和组绀先生都是从患肺炎始，继以肺心病夺去了他们的生命，德熙则病逝于肺癌。如果他们大半生不以烟斗烟叶为伴，或者会延长他们的年寿，至少在病危时不致受那么多的痛苦。这样看来，教授还是不与烟斗相伴的为好。

1994年春分前四日

听父亲讲《孟子》

先父玉如公于1982年8月8日逝世，转眼已十周年了。回忆自己还在上小学时，每天早晨起床盥漱，父亲也在洗脸间里洗脸，顺口便教一首唐诗。我有不少唐人绝句就是在十岁前后成诵的。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还口授过《毛诗》和《论语》，都因我读来费解而缺乏耐心，随即中辍。后来又教我读《孟子》，我还比较有兴趣。记得读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时，父亲问：“梁惠王问孟子：‘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亦’字何解？”我答：“‘亦’就是白话文的‘也’。”先父又问：“梁惠王为什么对孟轲说‘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我答不出。先父说：“当时纵横捭阖之士，前往游说梁惠王的人很多，所言无非‘利’者。及梁惠王见到孟轲，以为此人也同其他游说之士一样，来建议‘利’国之策，故用一‘亦’字。”父亲又说：“孟子回答梁惠王的话里说了一句‘亦有仁义而已矣’也有个‘亦’字。意思是这仁义二字并非孟子独创，而是从孔夫子那里传下来的。这话俨然以传孔子之道者自居。只是话说得比较含蓄罢了。”此事至今已隔六十年，而我记忆犹新。可见把古书

的神理讲得透彻明白，并非易事。

最近同陈曦钟兄闲谈，说到这段旧话。曦钟说：“老先生的讲法与金圣叹不谋而合。估计老先生当年未必读《圣叹外书》，先生不妨查一下金圣叹的《释，（孟子）四章》。”归而检，《唱经堂才子书汇稿》，果然有与先父所讲几乎全同的意见。谨录圣叹原文，以飨读者：

看梁王口中有一个“亦”字，孟子口中连忙也下一个“亦”字。……盖梁王“利吾国”三字，全是连日耳中无数游谈人说得火热语；今日忽地多承这叟下顾，少不得也是这副说话，故不知不觉口里便溜出这一字来。孟子闻之，却是吃惊，奈何把我放到这一队里去。……遂疾忙于仁义上也下它一个“亦”字。只此一个字，早把自己直接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后也。……

接着圣叹又说：

梁王口中一个“亦”字，便把孟子看得等闲；孟子口中一个“亦”字，便把自己抬得郑重。梁王“亦”字，便谓孟子胸中抱负，立谈可了；孟子“亦”字，便见自己一生所学，迂迟难尽。只这两个“亦”字，……便已透露王道不行，发愤著书消息。……

这后一段话是先父当时口授时没有说及的。后来我

虽读完《四子书》，却再没有听父亲谈过关于《孟子》的意见。现在写这篇小文，也算对父亲的教诲略表思慕之情吧。